

SHIJIEMINJIAN  
WENHUAYICONG



世界民间文化译丛

SHIJIEMINJIANWENHUAYICONG



# 庆典

(美)维克多·特纳 编  
方永德 等译 潘国庆 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民间文化译丛

# 庆 典

〔美〕维克多·特纳 编

方永德 等译 潘国庆 校

SHIJIEMINJIANWENHUAYICONG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夏青根  
封面设计：何礼蔚

庆 典

〔美〕维克多·特纳编

方永德等译

潘国庆校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06,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册

ISBN7-5321-0957-7/K·73 定价：8.60 元

## 译者序

本书收录的十多篇论文,都是围绕着“庆典”这一主题的。研究该主题的当代人类学家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了庆典这一人类文明的伟大创举和最集中的表现形式。从我们远祖的蒙昧、野蛮时代,直到今天的后工业化年代,从非洲丛林、太平洋孤岛上的“小世界”,直到用喷气飞机和电脑连成一体“大世界”,哪里有人类生存,哪里就有庆典存在。本书作者的足迹遍及地球的各个角落,揭示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化群落中庆典的独特风貌。论文内容包括中国、印度、东南亚、日本、非洲、美洲及大洋洲各地的庆典盛况:竞渡节宽阔江面上的奋力拼搏,丛林深处黑人头戴着面目狰狞、形象怪异的面具头饰,少男少女斋戒沐浴以成为社会一员时的虔诚专一;还有毗湿奴大神辇车前善男信女争相殉道的惨烈场景。通过这一幕幕栩栩如生的场面,读者不仅能领略人类文明灿烂缤纷的多样化,还能透过这五光十色的表现形式透视其更为丰富的深刻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从观察立场、视角、研究方法、指导原则等各方面获得有益的启迪,对于进一步拓展庆典研究,特别是中国的庆典研究,有所借鉴。

庆典与人类的关系如此紧密,它对人类的生活如此重要,难怪千百年来,它一直是人类认识自己、探索自身奥秘的重要途

径。一切人文学家无不将求索的聚光灯集中在它身上。在历史学家眼里,庆典犹如活化石,远古时代的部落风貌,蛮荒大地上人类襁褓时代的习俗,无不凝固在庆典之中。它帮助历史学家揭开重重时间帷幕、窥探到人类演化的源头,人类学家的足迹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力求客观深入地描写、比较各个文化群落内的庆典实况,用宗教、艺术、民俗等五彩缤纷的七巧板拼出人类文明的总体框架与演化模式。社会学家把庆典视为集团内一切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交叉点,又是这三方面最生动、最丰富、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心理学家试图从庆典的个人行为模式中,把握住难以捉摸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叩开人类心智中最底层的意识之门。哲学家力图通过庆典来探索人类有别于逻辑思维的另一重要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或称“神话”思维。最后,庆典也是文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艺人、工匠及各种发明家们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与创作冲动的兴奋剂。

在西方,有系统的庆典研究到了十九世纪已初具规模,对人类学各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然而,本世纪的人类学家对其前辈们的工作却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具有一个通病,那便是庆典研究中的自我中心论。换言之,这些学者往往从本文化、本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或宗教观出发,去描写或评论那些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的庆典现象,或用西方人的世界观、生活观来解释那些庆典活动的意义。因此,他们的研究往往带有文化偏见,疏漏、歪曲、强加于人的弊病也比比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强调,必须从参与者的角度,以有关文化本身为出发点,来对庆典进行观察、描述和解释。

本世纪以来,对庆典的理论性探讨主要有三个流派。第一是庆典的溯源说。该学派的人类学家致力于探究庆典的起源,及其最原始的表现形式。他们借用生物进化论原理,将庆典视为一种

亦有诞生、成长、演变、成熟等过程的“生物”。他们一边借助考古学、历史学的发现成果，一边对比当今世界中依然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部落中的庆典。其初步结论是：庆典起源于对图腾的崇拜，其最原始的形式是祭礼。另一派为功能学派，顾名思义，这一派的学者强调庆典的社会功能。他们认为，庆典具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满足个人的需求，二是维持社会稳定。第三流派称作宗教史学派。该派学者主要从宗教角度出发，认为庆典主要是表现人类对主宰自身的命运、对于主宰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超自然力量所表示的尊重、崇敬和惧怕。因此，庆典一般都以一种信仰体系为基础，该体系在各文化群落中常以神话这一特殊表现形式来表达。神话是庆典的信仰依据，庆典则是神话的演示形式，两者相辅相成，从而使神话与庆典都能经历千百年时光的流逝，能够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在同一群体中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直至近世。

上述三个流派中以宗教史学较为流行。这三个学派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庆典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获得大量有价值的发现，并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不过，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人类学家也开始提及它们的不足之处。不少当代学者认为，这三派都试图从庆典与人类其他活动方式的关系或类比方面来研究庆典：如溯源说之借鉴进化论，功能学派倾向于以社会功能来代替庆典的全部本质，宗教史学派则过分热衷于庆典的神话研究。这三个流派在强调上述几方面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庆典本身进行更精确、更持久、更系统的研究。当代学者提出，庆典理论研究应该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之上，这便是对每个庆典，从其形式到过程，从时间、空间到物品、人物、象征方式等更深入地进行研究。唯有这样，才能揭示其内在联系，才能有效地解释其意义，探视其本质，上述种种探索方向也因此有了可靠的依据。《庆典》这部

著作正是在这一学术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那么,庆典究竟是什么呢?庆典的形式无比浩繁,其内涵无比深邃隽永,若用最简单的语言来给它下个初步定义,就是:庆典基本上是欢乐的仪式。“欢乐”这一特征十分明显;而“仪式”则表明庆典具有一定的对象、一定的功能、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意义。

庆典的范围十分广泛,其涉及对象包括个人、家族、社区,以至整个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庆典既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纽带,也是人类与大自然的纽带。个人庆典往往与人类的动物性具有密切的联系。人类作为自然界生物中的成员之一,在其生理成长过程中,既有相对稳定的阶段,亦有突变的转折点,后者包括诞生、发育期(性成熟)、性行为的开始、生育及死亡。几乎在每一文化群落中上述生理转折点都伴有相应的仪式性庆典。这一类庆典在人类学中称作“过渡仪式”,这一类庆典标志、甚至“认可”个人的各个生理发展阶段。

诞生对于个人而言,不啻是一生中的头等大事,故不仅当时值得庆祝,而且在每年的同一日子还需周期性地加以庆贺。性成熟的标志则是形形色色的“成年礼”。如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一带就有“束发”礼。女子到了十五岁便需用“笄”,即用发钗将披散的头发束起;男子则使用头巾将束发包起。因此旧时有“及笄”、“及冠”之说。性生活的开始是以婚姻的庆典形式为其标志的。死亡也往往有庆典相随,庄子的“击缶而歌”和中国民间俗称“红白喜事”中之“白喜事”,便是一例。

集团性庆典活动也与大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季的变化,日月星辰等天体的位置,动植物的生长周期,这些决定人类生存与生产活动的自然现象,都是庆典的对象。例如北半球的“新年”庆典便设在一年之内太阳在地平线上最低的日子前后,

以它来象征旧年的死亡,新年的诞生,是再恰当不过了,所以新年庆典也是一种过渡仪式。再如中秋节是由月相变化而定,日本的“五月节”是插秧季节的开始,而农作物收获季节便有北美的感恩节和英国威塞克斯一带的“十一月篝火节”。

人类社会自身的现象也是庆典的重要对象。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国家、民族的独立,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国王的登基都由庆典来加以纪念,其中许多还每年一度周期性地加以纪念。此外,历史或传奇人物的诞辰(如圣诞节)或忌日(如端午节),以及他们重要的活动,也常是庆典的对象之一。近年来,人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事件也往往伴随着庆典,如展览会开幕、桥梁通车、大楼宾馆的落成,以及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等庆祝活动。无疑,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堪称真正的全球性庆典,它具有古典庆典的一切特征。奥运会既是古希腊文明的延续,但它又远远超出这一含义,它象征着全人类的未来——和平、团结和进取。从这里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庆典这一神奇活动形式的力量之所在:它能将瞬间的变成永恒的,把现实的变成理想的。

庆典的最重要功能是社会化功能。个人一旦呱呱坠地,除了作为生物人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成员而生存的。庆典是使生物人成为社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在基督教世界里,依然盛行着洗礼命名仪式。虽然从生物学角度而言,婴儿一旦离开母腹便算诞生,然而在他受洗之前,他依然处于某种晦暗的状态,直至他接受了洗礼和命名,他才算真正“诞生”了。

孩子诞生之后,还不是社会真正合格成员,他还必须接受一系列为此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无论是生理、心理的,还是智力、精神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他依然处于社会的“子宫”之中,直至他施“成年礼”为止。成年礼犹如一次“人会仪式”,

使社会的非正式成员成为其正式成员。在许多文化群落中,成年礼的庆典包括一套颇为复杂的仪式过程,通常包括三个阶段:分离阶段、边缘阶段和融合阶段。分离意味着脱离以原先角色存在的旧习惯、旧人际关系,总之,脱离整个旧世界。“边缘”意味着在一段时间之内处于新旧交替、充满不稳定与危机的半明半晦阶段,还是将成年者面临最大考验的时期。融合则意味着成年——成为社会正式成员后,融入新的世界——以新的社会角色出现,建立新的生活习惯和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中,严格的成年礼虽不多见,然而青少年中学毕业典礼,依然可被视为古老成年礼的延续与发展。中学毕业,意味着依赖家庭照顾的童年生活的结束,这便是分离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准备投考高等学校或准备就业的过渡时期,这时希望与焦虑并存、努力与忐忑同在,这便是边缘阶段。最后,一旦结果分晓,或升学、或就业,总之以完全崭新的角色出现在社会之中,这就是融合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过渡仪式的社会化功能日益强化。婚礼庆典标志进入生育阶段的生物意义早已被男女双方必须承担的社会、道德、法律义务所掩盖,而且这一庆典的年龄也已完全不受生育期的限制。

就连死亡这一最能体现人类生物性的现象在一些文化群落中也在相当程度上被社会化了。对于生活在中美洲的印地安土著而言,人死后的三天里,死者的灵魂依然在村里徘徊,这时他还不算真正死去。直到第四天举行葬礼之后,他的灵魂才离开大地,此时社会才“承认”他死亡。

群体庆典的社会化功能更为显著,这一功能体现为庆典的两种相反的作用:一是凝聚向心作用,一是宣泄离心作用。它们往往同时并存,相反相成。

庆典的凝聚向心作用来源于庆典的群体同一性。庆典的参

与对象一般是该文化群落的全体成员。在庆典这一特殊的时空“场”中，原先的社会、经济、职业、地位等差异和等级暂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肤色、民族、种族、宗教信仰的同一性，以及庆典中使用的服饰、物品以及进行的歌舞、游行、仪式、创作、狂欢、痛饮等活动的同一性。此时，阻隔人际交往的差异、等级樊篱暂时拆除，人们取下了平时一直带着的社会角色之“面具”（意味深长的是，在一些狂欢节里，人们特意戴上面具来取代原先的角色面具）。平日已淡化或忘怀的群体认同意识得以重新唤醒，从而周期性地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

此外，庆典参与者受到庆典气氛，以及庆典中各种装饰、色彩、音乐、标语、喧闹、食物气味的激发，会不由自主地共同处于一种高度的兴奋状态，这是一种有别于正常状态的“狂喜”群体心理。此时，原先在成长过程中一点一滴聚集在个人无意识中的集体无意识，会上升到意识阈之上，这时参与者会表现出高歌、狂舞、强烈的认同欲、表现欲和参与欲。这种特殊的群体心理也会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庆典的宣泄离心作用主要表现为庆典中角色的颠倒。南美洲一些拉丁族狂欢节中，平时的达官贵人，此时却脱下楚楚衣冠，换上褴褛的衣衫，装扮成乞丐、妓女、小丑、贫民等角色，而庆典中的王者、领袖，则是由平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贫民扮演的。他们可以尽情地嘲弄、奚落、挖苦、作弄平日的统治阶级。在庆典这一有限的时空场内，这种角色的颠倒能在一定程度上宣泄社会内部的紧张情绪。这一作用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它同时又能产生稳定因素。

中国闽赣一带，旧时民间也一直流传着打“莲花落”的风俗。从阴历新年开始，村里的贫苦农民，特别是年轻人，组成一支队伍，挨家挨户去唱“莲花落”。进屋之后，他们便肆无忌惮地大唱

大嚷,轻易不肯退出。相传主人若将他们赶走则会引来年倒运,于是只得笑脸相陪,请吃请喝,还要送些酬礼,此时来者方尽兴而退。这群人的进攻方向往往是村里的首富大户。这一风俗的宣泄离心作用昭然若揭。中国民间的另一风俗闹新房从另一角度体现了庆典的宣泄作用。即便是最刻板、最拘礼的家族,在闹新房这一庆典高潮阶段,也允许家庭成员暂时松弛平时紧紧束缚的礼教,尽情地调侃、捉弄新郎、新娘。在这种场合,庆典通过其反常态的“特权”来调节家族关系,缓和内部张力。

庆典在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便已出现。最初的庆典活动目的明确而直接。成年礼、祈丰仪式、驱邪仪式,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始庆典。成年礼往往采取“入会”仪式形式,将成年者需脱离原先住所,在一位智者指引下来到一林中空地或海上孤岛,在那里接受智者传授后再以成年者身份回到原先的部落中。祈丰仪式的重要内容是供奉牺牲——最初是活人,后改用牲畜代替——用替罪羊的方式来祈求神明赐与来年农作物或猎物的丰收。驱邪仪式是以法师或巫师为中心的一系列仪式,部落民相信他们具有超自然力量来消除危害部落的潜在邪恶力量。此外,军事演习也可算是一种庆典,因部落之间常因水源、土地等爆发战争。原始庆典既可能是部落民全体参加的,也有只允许部落中部分特权人物如祭司、巫医、武上等参加的,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参与者逐渐包括进教士、农民、商人、平民以及统治者,而成为全部社会成员参加的大规模庆典活动。

庆典最初的意义,一般通过神话折射出来。每个文化群落都有各自的图腾,各自的神明。庆典的“理论”依据便是这些神明的故事:神的出世、接受使命、完成使命、神圣婚姻、神的死亡以及神的再生。神话情节往往是对自然现象,特别是四季现象的解释。原始庆典大多是祭祀神明或纪念神话中的重大事件。

神话的传颂,使得庆典形式有了信仰依据,从而具有强大的持久性。它除了在文化内部代代相传,还会随着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往,像人类其他活动方式一样,从一种文化传到另一种文化。在庆典的这两种传递过程中,形式的生命力很强,往往可以保持千百年不变,但是庆典的原始意义则会渐渐被人淡忘。如中国阴历新年庆典最初是一种驱邪仪式,在新年神话里,“年”被人格化为妖魔,人们使用打击乐器或爆竹,目的是驱走这头妖魔,以保来年平安。到了现代,“新年”这一形式,包括放鞭炮、敲锣打鼓等细节,依然保持下来,但是其意义已由驱邪演变为庆贺亲人团聚,庆贺新的一年、新生活的开始。在许多信仰天主教国家里,每年的四旬斋之前,要举行为期半周至一周的嘉年华节,又称狂欢节。在此期间,人们大吃大喝,尽情纵乐。该庆典的起源远远早于天主教历史。最初它是用来祭祀农神或牧神的庆典。天主教盛行之后,它才被赋予了宗教涵义,但是其异教徒的原始形式依然保持至今。

庆典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也许和人类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本质有关。宗教信仰,迷信,对未知事物、操纵大自然的神秘力量和对命运本身的恐惧,以及尚武精神,这一切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庆典也反映了社会要求保持自身道德传统、文化传统以及精神气质等方面的愿望。庆典能够经久不衰的另一原因是其中包含的艺术创造,许多庆典已演变成戏剧、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节。显然,艺术的活水赋予了庆典这一古老形式以常青的生命力。

庆典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从这一意义而论,它的本质与语言颇为相似,所以它被称为“一种无言的交往方式”。庆典和语言一样,也是一种符号体系。这就是说,庆典中使用的食品、服装、饰物、面具、乐器等物品,以及它们的材料、形状、色彩、

气味等性质,不同物品的同时出现及其出现时的排列方式,不同物品先后出现时的次序,庆典的时间、地点,以及各项活动的程序,所有这一切在庆典中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指称”或象征意义。它们本身丧失了平时的涵义,而成为象征另一事物或指称另一意义的代码,或称符号。每个文化群落都有其一套独特的庆典符号体系,有些庆典也拥有其专门的符号体系。

庆典符号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折中性,这与语言符号的随意性颇为相似。折中性指的是庆典中的物品等符号,其本身与其象征对象并无本质上的必然联系,符号与意义之间,象征物与象征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固有的、内在的,而是随文化不同而不同,换言之,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中国民间,白色指称哀悼,所以往往用在葬礼上;但在西方,白色象征纯洁,故新娘在婚礼上身着白色婚纱,手捧白色的康乃馨花束。

庆典符号的折中性还体现在另一方面。一个庆典符号,就像语言中的一个词一样,须按一定的仪式规则与其他符号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有意义的符号簇。仪式规则好比是庆典的“语法”,它将庆典符号组织成表意的庆典“句子”。中国民间的彩俗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时,庆典的符号通过谐音规则组成符号簇,象征一些表示吉利的概念。早在宋朝时期,人们就有在庆典时将柏树叶插于橘子上的做法,“柏树橘”意为“百事吉”。在婚嫁庆典中,女方的回礼中必须包括鱼和箸(即筷子),取其意为“如意注定”。新年的年画中少不了一条大鲤鱼跃出莲塘,其象征涵义为“连年有余”。洞房花烛夜时也少不了红枣、花生、桂圆和莲子——“早生贵子”。在上述例子中,庆典符号都是通过同现关系来构成有意义的符号簇的。

庆典符号的另一构意方式是通过符号间的互补关系来实现的。庆典规则不仅规定哪些符号必须出现,而且规定某些符号不

准出现,这种符号间相互排斥的关系便叫互补关系。这一关系具体表现为庆典中的诸多禁忌,如中国民间忌日纪念时不得吃荤腥食品,婚嫁送礼时不能送钟(其谐音为“终”)。

庆典符号的上述性质都和语言十分相似,然而庆典符号也有其独特的特征。首先,庆典符号不像语言符号那样,是通过时间或空间先后出现的。庆典符号具有“共现”性:庆典中物品的材料、色彩、形状等通过共现便能构成表意的符号簇,如西方复活节时用的彩蛋,荷兰人用风车叶片不同方位象征喜庆或悲悼便是一例。其次,庆典符号不像语言符号那样,是通过单一听觉(话语)或视觉(文字)渠道进行交流的。庆典符号是一种“全方位”符号系统,它同时通过视觉(色彩、形状等)、听觉(音乐、爆竹声等)、嗅觉(花香、食品气味等)、味觉(食品、酒等)、触觉(衣物、面具等)、运动感觉(舞蹈、游行、竞技等)等所有感官来实现表意象征的。

第三,语言中的句子是指称逻辑概念的,而庆典符号则可通过形象来表达种种非逻辑的概念,如喜怒哀乐等情绪,狂欢的气氛。因此,庆典所体现的,不是语言所体现的逻辑思维,而是非逻辑的形象思维,或称“神话”思维。这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绚丽多姿的思维方式。它似乎不是在我们头脑中的意识领域进行的,而是在混沌、朦胧的下意识中酝酿着、撞击着,一旦成熟,便如喷泉一般涌入意识领域。这种思维的其它表现形式也许是梦境和艺术家灵感的爆发。

庆典的内涵也许和人类文明的内涵一样丰富,庆典的历史也许和人类文明甚至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读完《庆典》一书之后,必然会对此有所感受。不过有一点还须在此说明,《庆典》各篇文章的作者都是西方人类学家,他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实践了自己“投入”、“移情”研究方法原则,还须由读者自行判

断。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上海外国语学院图书馆谢婉清同志提供了许多帮助,提出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全书最后由潘国庆校对定稿,特在此志谢。

方永德

1991年12月8日

## 前 言

什么地方人类精神得到自由，人们就要庆祝。所有文化都纪念那些在他们眼里使之与众不同、使之富有意义的事件。在每年一定的日子里，人们心中的人性会周期性地抛开日常生活的烦恼，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有时甚至连文化压迫和经济贫困也统统抛在脑后。我们高兴地请来了民俗规划处的成员参加这一有关庆典和仪式的讨论。史密森学会的历史、艺术助理秘书查尔斯·布利策提议，举行一次民俗展览会，史密森学会所有与此有关的收藏珍品都将展出。伦维克美术馆馆长洛伊德·赫尔曼愿将该馆布置高雅的展览厅供展览会使用。我们磋商了片刻便决定将该展览会的主题定为庆典。这是个义无反顾的决定。

展览会的核心是实物，它们是从史密森博物馆的收藏中精选出来的，制作者们将这些物品用于各种庆典和仪式。这些物品在其制作与使用过程中增添了一层又一层的象征意义，那些理解其中涵义的人能够心领神会。仪式物品犹如地图、工具和社会编年史，当人们跨出封闭的时空，探索更高庆典意识的世界时，随身总是携带着这些用品。它们能够帮助一个民族回顾、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并且憧憬重新塑造这一生活的过程。

庆典物品富有意义，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它们身上，再透过它们，企及赋予它们生命的庆典，再通过庆典洞察更广阔的宗

教、政治和经济体制，再由这些体制而认识一个个活生生的群体，正是他们的庆典物品，他们的庆典、他们的社会制度显示了人类历史特定时空的斗争生活。

对于举办实物展览，我们都是新手。我们选定的主题从一方面来说是十分熟悉的，因为我们十五年来一直举办“美国民俗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是否能在有限的空间探讨这样一个主题感到颇为棘手。我们翻阅了维克多·特纳、艾伦·伊弗、克利斯蒂·米勒近三年来的著作，参考了大量研究人员、作家、设计师和各方面专家的作品与成果之后，觉得完全有信心举办这样一个规模空前、展品丰富、意义深远的展览会。它将负有这样的特殊使命：通过物品媒介，使人们探索到瞬间即逝的事件的本质。展览会是关于庆典本身的——而不是（像普通展览会那样）某一个人的收藏品，也不是某一地区、时代的展品，甚至也不是某一特殊功能的物品，比如乐器或农具。

我们只要求参观者能够通过这些物品看到庆典本身，看到其参加者，他们的历史地位和象征世界，看到庆典的实质。我们希望展览会能够解答一些问题，比如庆典过程中普遍显示的行为模式、生成庆典的社会场之中各点的性质、使物质用品浸透精神意义的魔法，等等。也许庆典中的物品组就像民间故事里那些引人入胜的情节一样，令我们欢愉，在我们心中激起共鸣，迫使我们洞察更深层的内涵或者瞭望更加广阔的地平线。就像故事一样，不见得每件物品、每个物品组都能在每个参观者心中激起这种超越感。但是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富有象征意义，它们定会引起人们注意，令人赏心悦目，催人思索再三。

这本论文集是维克多·特纳的理论智慧、学识、精力和精神与史密森学会收藏的庆典物品的创造性结合，这些论文既补充了展览，其本身也不失为立意鲜明、令人信服的上乘之作。这本